



# 晋祠猫，千年时光的守望者

程杰珍

北京故宫有威严的“御猫”，甘肃莫高窟有沉静的“守窟猫”，江南园林有灵动的“园中猫”。而在山西晋祠，这些流连于千年古建间的生灵，既带着浸染了三晋文脉与皇家祭祀园林规制的雍容贵气，在圣母殿的红墙碧瓦间踱步巡视；也藏着与殿宇碑刻、苍松翠柏共生的安然沉静，在鱼沼飞梁旁的周柏唐槐下蜷卧静息；更携着江南园林般的灵动跳脱，于难老泉边的回廊曲径间轻盈跃动，成为晋祠千年岁月里最鲜活可触的文物注脚。

推开晋祠朱红色的大门，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。游人怀着敬畏之心来赴一场庄严的古建之约，却在殿阁回环处、廊槛幽深间，被一份不期而遇的柔软撞个满怀——参天古柏的浓荫下传来窸窣轻响；殿台楼阁的翘角影里卧着打盹的橘团；苔痕斑驳的石阶上，狸花猫正追逐着跃动的光斑；古树盘曲的枝干底，或许还蜷着一只静静晒太阳的小黑。它们带着晋地沃土的沉凝与晋水滋养的灵秀，在唐碑宋塑间踱着从容的步子，于晨钟暮鼓里安守自己的时辰。作为与古建、泉流、草木共呼吸的“原住民”，晋祠猫让往来游人的每一次驻足，都能邂逅一份沉淀在时光中的温柔。

很少有人知道，这群猫的祖辈，是半个多世纪前晋祠周边居民的“旧友”。时光回溯到1954年，晋祠博物馆外的公园首次扩建征迁，周边部分村落被划入景区范围，居民陆续迁离，却未能将所有的猫带走。随后的1960年、1996年，一次次拆迁改造改变了景区的旧貌，也改写了这些小生灵的生命轨迹。

那些原本在居民炕头、院落慵懒度日的家猫，突然失去了熟悉的屋檐与叫它们归家的呼唤声。它们在记忆中的街巷徘徊，最终走进了沉淀着千年光阴的晋祠博物馆。这里温润的泉水、遮天的古木、错落的亭台，成了它们妥帖的庇护所。

从“家猫”到“馆猫”，这是一场无声的适应。最初那批被迫流浪的猫，逐渐学会了在这座千年祠庙中寻找栖身之处——殿堂楼阁深远的出檐为它们提供了绝佳的避雨所，难老泉终年恒温17摄氏度的活水为它们带来稳定的水源。随着游客增多，偶尔的投喂也让生存变得更容易了些。一代代繁衍下来，这些猫形成了稳定的小种群，并不断接纳周边新来的流浪猫，最终成为晋祠博物馆里最自在、也最特别的居民群体。

晋祠的猫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分寸感。它们从不攀爬易损的木结构，从不在古树文物上磨爪，活动范围多在石阶、草坪、水渠这些开阔区域。这种克制，不知是代代相传的习惯，还是对这座古祠本能的敬畏。

正是这种恰到好处的克制，让它们成为晋祠古建最温柔的守望者。橘猫蜷在周柏虬结的根须间，暖绒的毛色与老树皮的苍褐相融，像是古树结出的一枚金色的果实；灰猫蹲在唐叔虞祠镂空的雕花窗棂上，斑驳的皮毛与木格的纹理交错，成了窗景里会呼吸的纹样；当猫踮脚蹭过铁人

的铠甲，那冷硬的古铁仿佛也因这软萌的触碰，退去了三分肃杀。摄影师张先生每年都会来晋祠拍猫，他珍藏着一个难忘的镜头：“有一回，我透过白鹤亭那扇圆形窗取景，恰好拍下一只橘猫凌空跃起的瞬间——它浑身的橘毛在光里发亮，身下是难老泉清潭的粼粼波光，背后的水母楼、难老泉亭，连同这跃动的猫、清冽的潭水一同被框进圆窗里。那一刻，鲜活的生灵与千年的泉、古朴的楼相融，竟把晋祠的灵秀与温柔都糅在了一起。”

晋祠的千年，是周柏的苍劲、圣母殿的庄严、难老泉的不息，是岁月沉淀的沉静与厚重。而这群猫的存在，给这份沉静添了几分灵动与温情。它们在古建间穿梭，在泉水边嬉戏，用毛茸茸的身子触碰游客的掌心，也用慵懒的姿态消解着历史的距离感。

这种共生不是刻意营造的景观，而是自然形成的生态。晋祠为猫提供了生存空间和庇护，猫则为晋祠增添了生机与温度。它们的存在让游客的脚步慢下来、目光软下来——在寻找猫、观察猫、与猫互动的过程中，人们以一种更亲切、更当下的方式感受着这片古老土地的魅力。

“很多游客会因为看猫多次来晋祠。”导游小王说，“有些老游客甚至能叫出常驻猫的名字。有位北京的老人，每年都要来看‘殿前橘’——就是总待在奉圣寺大雄宝殿前的那只橘猫，已经连续七年来看了。”

这种跨越物种的情感连接，或许正是晋祠猫群最珍贵的价值。当人们蹲下身，与一只猫对视，轻抚它温暖的皮毛，那一刻，千年的时光仿佛不再遥远，历史以最温柔的方式被触碰、被感知。

夕阳西下，最后一批游客即将离开。一只玳瑁猫跃上水镜台的台阶，回头望一眼被晚霞染红的圣母殿屋顶。明天，当第一缕阳光照亮难老泉的水面，它和同伴们又将开始新的一天——在千年的飞檐下打盹儿，在古老的柏树间嬉戏，继续书写属于晋祠的、温暖而灵动的生命故事。

而这些故事，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晋祠记忆的一部分，与宋塑、周柏、难老泉一起，被时光温柔收藏。



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

2021年初冬的吉林江城，松花江畔的雾凇初绽，如诗如画。在那样一个童话般的时节，经友人引荐，我结识了来自山西的书法家席德生先生。

初识时，只知他是一位游走于笔墨之间的长者，后来才逐渐了解，这位1957年生于太原的艺术家，早已成就斐然。

然而，更让我钦佩的，是先生的风骨与气度。交流中，他曾经淡然说道：“写好中国字，首先得做好中国人。”简单一句话，让我在心底为他竖起了大拇指。

他常与我细数其笔法源流：那清健婉通的“文气”，得益于对卫夫人《笔阵图》的领悟与对书圣王羲之秀逸风神的追摹；那端严雄浑的“贵气”，则源自唐太宗《晋祠之铭并序》的宗庙气象与碑版法度。至于笔锋峻拔、如断金割玉的“硬气”，分明可见米芾“蟹爪钩”的峭厉风骨；而线条中充盈磅礴、圆转不绝的“大气”，又深得傅山“宁拙毋巧，宁丑毋媚”的美学真髓，真气内蕴，绵里藏针。更不用说其恩师、山西大家王留鳌先生所传的“秀气”——于厚拙的底质中透出疏朗与清雅，仿佛黄土高原沟壑间生出的兰蕙，质朴而不失风华。这五气调和，融会于腕底，便成就了他那既有金石铮鸣、又不乏卷上云烟的独特书风，深得同道推重。

## 笔墨为桥

李景辉

我们的情谊，便从这般的文化共鸣开始。他为我讲述三晋大地的故事：晋商驼队踏出的诚信之路，古城墙砖缝里藏着的千年光阴，黄河奔腾时裹挟的华夏气魄……我则向他描绘吉林的风物：长白山绵延的林海，黑土地孕育的淳朴，开发区里蒸腾的活力，还有中国四大自然奇观之一的雾凇。生活在千里之隔的两座城，我们就在这一言一语间，文脉相连，心意相通。

两个月后，一个来自山西的包裹翩然而至。展开宣纸，墨香扑鼻，“只争朝夕，不负韶华”八个字笔力雄健，筋骨分明；而“生态文明底色，彰显发展成色”两句，更是精准勾勒出吉林开发区的魂魄，将黑土地上的生态之美写得入木三分。

微信成了我们交流的主渠道。席先生的热忱总隔着屏幕满溢而出。我也打开了话匣子，从北大壶滑雪场的喧闹，到松江中路十里长堤的晨雾；从龙潭山古寺的钟声，到乌拉街满族镇的民俗……我都细细道来。先生听得认真，时而发来感慨，字里行间满是对关东大地的向往。

他不仅对吉林心生偏爱，更成了这座城市的“义务宣传员”。在山西的文友圈中，他常细数吉林的美景与发展，让更多人知道：这片黑土地上，既有豪爽风骨，亦有灵秀情致。

往来数载，最珍贵的仍是他寄来的笔墨。去年春节前，快递小哥扛来沉甸甸的包裹，拆开时满室喜庆——红彤彤的春联、亮闪闪的福字，透着朋友的真情；“大东山水”“激流勇进”两幅作品，更是笔墨酣畅，气韵生动。吉林的文友们细细品鉴后，纷纷赞叹：“这字里有书法的筋骨，更有朋友的温度！”

又至冬日，松花江畔的雾凇如期绽放。如约定般，席先生的包裹一如松花落枝，为我带来无尽的喜悦。除了朋友的祝福，还有一幅康熙《放船歌》的书法力作，笔墨间既有晋地书法的厚重，又透着关东山水的灵秀。他在附言中写道：“与吉林诸君共赏，愿山河无恙，情谊绵长。”

他总说：“啥时候来山西，我带你看黄河壶口的奔腾，逛平遥古城的街巷，尝尝汾酒的醇厚。”可惜琐事缠身，这约定至今未成。但这遗憾，反倒让牵挂愈浓。每次微信聊天，他总不忘叮嘱“别太累，注意身体”——朴实的家常话，比任何华丽辞藻更暖人心扉。

山西与吉林，虽隔千山万水，却因笔墨架起无形的桥。席德生先生的书法，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传承，更是我们情谊的见证。这份跨越千里的文友情，如松花江的流水，静静流淌，愈沉淀愈醇厚；又如长白山的青松，历经寒冬，愈发苍劲挺拔。

愿这跨越山水的友谊，如席先生的书法一般，历经岁月打磨，愈发温润绵长。